



你認為，什麼是好的老師？

——懷念吾師鄭穎敏教授

96 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經驗分享的發言節要

文・照片提供／魏國彥

「**真**正好的老師你並不當下知道，而是好多年後才想起來的。」

有幸榮獲教育部第 1 屆「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」，除了高興與惶恐外，第一個掠入腦海的是教過我的好多老師，從小學一路到大學，是他們造就了今天的我。當我受邀擔任座談會與談人，談談通識教育及得獎心得時，遠的似乎近了，近的反面模糊一片，我的腦海完全被一個問題占據：「我的老師在今天的制度下會得獎嗎？」想著當年帶領我進入「古生物學」的啓蒙老師——臺大地質系鄭穎敏教授，幾許懷念，淡淡哀愁，我想著無解的問題...，而後也就在座談會上大膽地坦露心情，談我的老師，與聽眾一同反思：「你認為，什麼是好的老師？」

當時說著說著，竟然哽咽不能語，謹把這個獎，還有下面的一段發言追憶，寫成簡稿，獻給我的老師——鄭穎敏教授。

會議場合：用『新』實踐新人文教育——教育部顧問室 96 年度人文社科相關領域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

時間：2008 年 1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3:10-14:20

地點：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1 樓國際會議廳

主題：「他與她的經驗：教育部 96 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經驗分享」座談

得到這個獎說不高興是騙人的，走路有風，更棒的是口袋有錢。

隨著得獎而來的是一些記者的訪問，還有各大學來邀請出任評審委員，像前天我就應邀來政治大學擔任所謂的「評審」，發現大家都這麼認真，將課程耕耘得這麼好，怎麼會是我得獎呢？怎麼會是我坐在這裡呢？（5 位得獎教師與主持人吳靜吉教授都坐在講台上的大沙發椅中，面對階梯教室上百位的教授與嘉賓，彼此一覽無遺）。

右手邊的蔡教授能看出每個人是心理九型的第幾型，左邊坐得遠遠的主持人吳教授是知名心理學家，我看電影知道在美國看心理醫生都要坐在沙發椅上，甚至平躺下來。據說人站著講話正經八百，躺下來才會真情流露...我是不是應該姿勢更低一點？（作勢斜倚，吳靜吉教授插話：我不是臨床的）

真的，在沙發椅上講也許正適合我以下想要表達的。獲獎時，除了高興與惶恐外，浮現在我腦海裡、心頭上的是以前教過我的許多老師。我之所以要談我的老師，除了有感謝與懷念的意思外，主要的是想與大家做一點逆向思考，甚至做一些顛覆。

我要談的是臺灣大學地質系的教授，鄭穎敏先生。

19歲那年9月，我首度坐進了他講授古生物學的教室。他在黑板上一筆一劃寫下古生物學的英文名稱：Paleontology。說起來他的字不是寫的頂好，一個接一個英文字母顯現出來，謹慎、莊嚴，什麼東西就在其中展開來，粉筆輕敲在黑板上的聲音，就這麼震動了我，開啓了古生物學、演化論成為打動我生命核心的學問。就像那時節看的小說，大概是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吧？少年維特第一次看到樹蔭下走過的貝德麗采，就跌進去了。

大家也許會以為他有什麼驚人的本領這樣打動一個少年的心。其實不然，他是一個木訥，又有些害羞的人。就拿前天我參加評審為例，或教育部推動的教學計畫的一些標準來看，他都不可能得獎。並不是他學問不好，或能力不夠，他通5種語言：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臺語，還有德語。那時候他剛從德國取得博士學位，返回臺大任教不久。我們問他問題，他就在講台踱步，來回的走，臺大地質系的木質講台是空心的，不像這裡的講台這樣結實。鄭教授在講台上踱步，不發一語，踱、踱、踱，如同空谷足音，敲在我們心上，懸疑了一會，有時還是等不到答案，或語焉不詳。我那時候想，是不是他通太多種語言，反而失語？

幾年後我當了他的研究生，攻讀碩士，我才慢慢體會出他的艱難。就像上一場次，俞教授談到讀原典的必要，在不同語言與文字之間，如何翻譯常常是個大問題。我的老師總是想著如何選擇適當的字語來傳達與講授，他顧慮我們望文生義，而想入非非，做了誤解；又擔心掛一漏萬，以偏害全。他想太多，心理千迴百轉，嘴上反而木訥寡言，別人以為他詞不達意。

當研究生的時候，從他那裡我常得到三種回答，都

很簡短：

我當年大概是一個喜歡發表，愛 show off 的學生。跟他說一些讀到的東西，或心得，他說：「你不要亂講」。我在系刊上寫文章，他看了，把我叫去，說：「不知道的不要亂寫」。

我去問他問題。他看看窗外，又看看書架上的書，又低頭想了想，還嘆口氣，回頭對我說：「圖書館有書」。

我讀了書，有了答案，又去找他，他說：「書上寫的也不見得都對」。

他的話很少，可是，我學到很多。

古人說，人的學習，有三種方式：有生而知之者，有學而知之者，有困而知之者。我當然不可能是「生而知之」，我是靠「學而知之」的，而鄭老師，他讓我去學，去「困而知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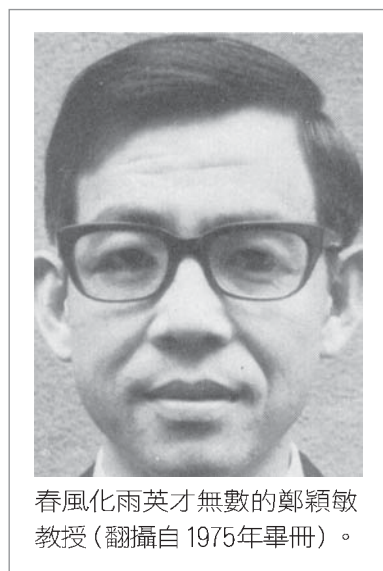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是沒有學問，他也不是不教你，但是他絕對擔心給你一個簡單的答案，也不要你相信一個看來複雜卻又權威的答案。他指引一個方向，你要自己去摸索，自己開展。在上個場次，談到原文經典閱讀經典的老師說，讓學生讀原文，別急著翻譯給他們，「要把學生推下深淵」。我的老師把我數度推下水，水不深，要我自己游泳上岸。那幾年，我必須說，

在他身前流下的眼淚比迸出的歡笑多。

昨晚睡前，想著今天的這個場合該談些什麼？又不斷的想到我的老師鄭穎敏先生，想著想著，就睡著了，交織成一片。

「三更有夢書當枕，千里懷人月在峰」，我想，在今天這個研討「人文教育」會議、分享「通識教育經驗」的場合，我想問各位的是：「你認為，什麼是好的老師？」

當我們在研討如何開發課程，選拔優良教師，學習



春風化雨英才無數的鄭穎敏教授（翻攝自1975年畢冊）。



⇨「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」的5位得獎人在政治大學參加座談，笑顏逐開，由左到右分別為：文藻外語學院蔡介裕副教授、臺灣大學地質系魏國彥教授、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羅竹芳院長、中正大學廖蕙玟副教授、南華大學黃俊儒助理教授。

如何成為教學楷模，我想提醒：教育的主體是學生，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自我建構。真的，重點不在於「我們教了什麼」。重點在於「他們學到什麼」。

在這裡談一下我的專業。我學的是古生物學、演化論，教的通識課程是「生物的演化與絕滅」。我們都知道人與其他生物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：人的雙親照顧(parental care)期特別長，這是「人之異與禽獸」的原因之一。現在的小孩子，很多3歲就進了托兒所，5歲進了幼稚園，然後一路念到大學、研究所、甚至博士班，每天有大多數的時間跟老師在一起，就某個意義而言，在人類演化的進程中，你我這些做老師的取代了父母，在現代人「生而為人」的

過程中，扮演了parental care的角色。將來他們嫁娶生子，成家立業，乃至成名成功，都有老師的影子和影響，就像今天，我深受著我的老師的影響，影響著我的求學的態度，教書的方式，乃至教育的理念。

我們的獎項，或許並不是一學期的教學評鑑，或是年度評比所得到的，我們的獎項，是學生長長的人生，要20年、30年、甚至50年後才確定的。

就學生而言，真正好的老師你並不當下知道，而是好多年後才想起來的。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，很抱歉，因為說到我的老師，而幾次激動難言，都怪這沙發椅。

魏國彥小檔案

- 現職：臺大地質科學系教授（1994~迄今）
- 學歷：臺灣大學地質學學士（1971~1975）
臺灣大學地質學碩士（1975~1978）
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學博士（1980~1987）
- 經歷：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（2000~迄今）
臺大地質系客座副教授（1993~1994）
美國耶魯大學地質暨地球物理學系助理教授（1988~1994）
- 研究領域：海洋鈣質微體古生物學、第三紀生物地層學、古海洋學、演化古生物

⇨感念鄭穎敏教授的啟蒙，魏國彥教授在身為人師後，更是誨人不倦，青出於藍。圖為大一時（1971）攝於文學院前。

